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莫朴文献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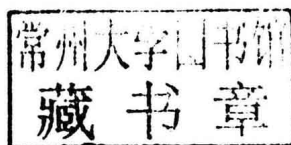
王雯佳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莫朴文献集

王雯佳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编委会主任：许 江 钱晓芳

编委会成员：宋建明 胡钟华 王 赞 孙旭东 刘 正 姜玉峰 杭 间
高士明 尉晓榕 杨参军 杨奇瑞 龙 翔 吴海燕 王 澍
范景中 曹意强 杨桦林

责任编辑：张惠卿

助理编辑：王 怡

封面设计：李 文

装帧设计：李振鹏

责任校对：杨轩飞

责任印制：毛 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朴文献集 / 王雯佳编.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12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ISBN 978-7-5503-1596-9

I. ①莫… II. ①王… III. ①油画—绘画创作—中国—文集 IV. ①J213.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6522号

中国美术学院学脉文丛

莫朴文献集

王雯佳 编

出品人：祝平凡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 邮政编码：310002

网 址：<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杭州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张：24

开 本：710mm×1000mm 1 / 16

字 数：330千

图 数：66幅

印 数：0001—1000

书 号：ISBN 978-7-5503-1596-9

定 价：128.00元

序 / 国美人格

国美校训箴言：行健、居敬、会通、履远。何谓居敬？“往圣采经典，先师垂教范。”一代代的先师行以垂范、言以规箴，跬成名校的学脉。这个传承不怠的学脉中，既见名师大家的文心使命、绝学精品，又涵他们的人格品类、气质神韵。美院伴山水名湖，守江南文山，一批批艺者聚合于此，成就名校事业，将个人的志节功业化在学院的大业之中，可谓不世出的缘分。此缘在湖山，在人气，在世代风华、人文跬积，让后辈总怀拳拳敬心。

国美建校将近九秩。回顾九十年，仿佛中华艺术教育的缩影，代代先师名家的身影叠映在历史的天际之上，伴青山肃穆、平湖风流，凝成西湖艺苑的人格范型。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首在孤山远志。八十八年前，国立艺术院借西湖罗苑，于湖山清明中创建。蔡元培先生乘周末之暇，来杭举办建院仪典，发表演讲《学院为研究学术而设》。从此，一代年轻精英会聚平湖，追蹑蔡先生的艺教理想，学术研究与国民美育成艺院圭臬。林风眠先生身负重托，面对一片贫弱的环境，将美育视为一种精神信仰的运动，践行中西融合的实验与理想。孤山虽清冷，却包孕着国立艺术院的青春激情。罗苑旁莅苏白二公祠，二公祠所依傍的后山，荒天古木，空谷回声。北宋名士林和靖先生梅林归鹤，就在此处。多少年后，一代禁烟名将林则徐罢官经此，祭扫同姓先贤，出私资修葺墓陵。杭州最后一任知府林启兴学有功，逝后杭城人在此建“林社”之筑。一脉林姓的史秩在林山中隐没，当年的林风眠先生于晨昏漫步、春秋眺望中，胸襟可曾洒落名士风流的逸习？但那湖山蕴含的高情远

致，一次又一次地催剥国美先贤的学术肝肠与使命担当，却是可以揣想与追怀的。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的第二特性是清波悲情。去年，我们为“世纪风眠”画展绘制《湖山清明》，遥想初建艺术院的一代名师立身湖畔的景象。但这些载入史册的名师的命运，似乎都充满蹉跎，历尽坎坷。也正是这些传奇式的蹉跎，造就了先师们跌宕起伏的形象。一代名师吴大羽先生以其激情和卓识，在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中负有盛名。在抗战的困难环境中，吴冠中先生曾代表学生们致以激情书信，诚心恳望先生回校教学。吴大羽先生既是画家，又是诗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先生曾写下令人难忘的《别情》：

我以一日之长来到你的面前
敢贪着天功妄自居先
此来只为向大家输所敬诚
不许有一点错过落到你我中间

诗写得如一尊朴玉，刚直坚忍，掷地有声。诗中漾着一种绝然，也沁着一份无奈。从这里我们可以读到知识分子凝血沁心的坦诚。正是这样一位赤诚耿介的艺者，在后来的日子里，屡受坎坷。但也正是这份赤诚，这份坎坷，造就了上海石库门一方天井中的宠辱皆忘与韵致灿然，造就了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抽象精品。曾有人以先生的遭遇自比，却全然无知于这悲情中的品节肝胆、诚心照人。

潘天寿先生亦是著名的诗者。他的诗沉郁雄强，识鉴高远。他最后的五绝，写于“文革”中的1969年，时在回海宁老家被批斗返杭的途中。诗写于一张灰色的香烟纸上，据说从地上拾来。“莫嫌笼絮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这是一个真正的诗者的控诉，字字血、声声怨。但中国诗人又始终心胸方正，襟怀容让，将痛切转向伤逝。接着他回望群山深处的饮水家园，在千山万山闪没的同时，悲心中的诗人仿佛一次远游，正

去看望四十年未见的朋友。此行之后，潘老再无诗作与画作，直至离开人世。如此的悲情，却又深埋着某种冥冥的天佑。潘先生诗中提到的四十年如若神箴。四十年后，杭州市的人民在他的墓陵上建造了诗亭，海峡两岸百余位诗人同声咏读他的诗篇。正是从这里，悲情成了一种人格的尺度，让我们丈量出天地之心的苍然与艺者的坚强。

国美先师的人格范型的第三特征是湖风洒逸。这是一种诗性的品格。伴湖山既久，每日柳浪闻莺道上行走，湖光烟波相映，使人玩赏流连、感绪万千。当年一本《艺术摇篮》中，将孤山岁月写得最具诗意的正是朱金楼先生的《孤山忆旧》。朱先生才华横溢，仿《西湖梦寻》笔意，将20世纪50年代的外西湖写得干净洒脱，直若西湖盛景：“春雪初霁，驱车白堤上，在断桥遥望孤山，银妆素裹，风姿绰约，倒影映入里湖，清静如雪莲……”“与西湖朝夕相处于天光云影、晨曦落日之中，乃觉晴湖、雨湖、夜湖、朝湖、暮湖、春湖、秋湖……俱是胜境。”

论画风洒逸，肖峰先生自是典型范例。肖峰先生早年“红小鬼”，后入美院习画，20世纪50年代留苏，“文革”深受冲击，可谓九死一生。但却从来乐观，始终溢满激情，美院重大节庆，总希望听他昂扬激荡的声音。他的油画以色彩名世，晚年多画大江风帆，既写往昔怀想，又发烟波江上的诗意。舒传曦也是20世纪50年代留欧的名家，当年碗口大小的木版插图，竟有十数人好刻，且表情逼真，神采生动。“文革”前的线面素描，引领学院教育变革。晚年完全转入中国画。他的风竹逸气飘洒，横锋错金，最是典型的士风通脱。他的青松白梅，罩着郁郁冷雾，松针梅朵都发自烟云中，愈见高情远致。

年前去看望韩黎坤先生。长期以来，韩先生体格健硕，性情爽朗，是最令我们亲近的人。此次相见，韩先生虽有些清瘦，却依然精神矍铄，从中国的甲骨文字到江南水印木版，从教学改革到东方版画的博士培养，思绪汪洋，机锋勃发，并随机拿出百余张文字刻版、书票印章。看着他醉心于中国文化的世界，真让人感受到质直庄重的人格之美。

国美的先师，有血有情；国美的人格，有范有型。他们的著述和艺术是中华文艺的瑰宝，他们的人格品节更是国美学脉的精神底色。值此学院八十八年米寿之际，我们准备用三到五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三套系列丛书，一套是《学脉文丛》，收集国美校史上各位先师名家的相关文献、精彩佳作；一套是《艺苑问史》，收集学院重要历史事件、系科发展历程等的相关文献及专题著作；另一套是《名师典存》，辑录包括今天仍在工作岗位上在全国影响的名家名师的主要文论，充分展示“擘精技同艺，放怀诗与想”的会通传统，呈现国美艺术东方学的传承跬积和时代高度。

吴大羽先生生前曾说：怀同样心愿者，无别离。国美的先师，我们或心仪或相识，但作为学脉传承，整体人格，我们息息相通，永无别离。

许 江

2016年4月9日初稿

2016年4月19日二稿

目 录

一 生平.....	001
莫朴自述(节选) 莫朴	003
鲁艺美术系的两年 莫朴	041
华中鲁艺美术系的回忆 莫朴	044
国家有前途 艺术才有前途 莫朴 徐翔	053
我们是铁的队伍	
——江都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在皖西 莫朴等	056
对建国初期美术教学的回顾	
——就美术教学问题走访老画家、老院长莫朴先生 莫朴 段雨... ..	062
在阳光照耀下向艺术高峰跃进——访问画家莫朴 山林	069
为人民 画人民 高焰	074
刘文西同志的一封信 刘文西	082
逆境中的莫朴先生 吴启亚	084
沉痛悼念莫朴同志 中共中国美术学院委员会.....	088
木刻连环画《铁佛寺》的创作经过 吕蒙.....	092
老树春深花更艳——记画家莫朴战争年代生活片断 李洛	094
铮铮铁骨一画魂——记莫朴 张耀堂	102
记莫朴先生的一堂素描课 马宏道	108
又想起了那棵银杏树 陆克昌	111
忠诚坦荡热爱学生——我所知道的莫朴老师 徐永祥.....	114

在莫朴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流秋	119
美好的回忆(节选)——我与莫朴老师的几次接触	陈复礼	121
刘家开日记选(节选)	刘家开	125
片段回忆(节选)——受同学敬重的莫朴先生	王先强	127
二 作品		129
三 著述		179
中原古代艺术巡礼		181
创作的愉快		185
谈学习中国绘画传统的问题		187
关于彩墨画系安排素描和临摹作业的问题		194
从潘天寿的“鹭”谈起——谈花鸟画的形象问题		202
创作教学和生活体验		207
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 改进教学		212
画家潘天寿十年祭		224
画坛楷模——祝颜文樑先生艺术生活八十年		227
“叶浅予画展”作品选		230
难以弥补的损失——悼江丰同志		232
《李震坚画集》序		237
美育重弹		239
长教艺苑挹清芬——纪念吴弗之九十诞辰		242
《林达川油画集》序		244
四 研究		247
全国文代会《艺术展览会》		
——绘画·漫画·木刻部分观后(节选)	朱金楼	249
革命美术家的榜样——莫朴	肖锋	251
莫朴对美术教育的贡献		
——中国美术学院建国初期办学反思	杨成寅	260

历史的承载——记莫朴与他的时代 高天民	275
独自倾心向太阳——谨以此文献给莫朴和孙琤先生 许江	288
附录	301
国难宣传日记(节选)	303
未收的莫朴文章存目	359
莫朴年表简编	361

一 生平

莫朴自述(节选)

莫朴

我的老家在南京，但出身在瓜洲。我家的故居在南京鸡鹅巷，靠近现在的珠江路与鼓楼之间。

家里是织缎子的，在鸡鹅巷的后面有一条小河，河边有四排房子，那便是莫家缎行了。每排房里有三四只机子（每副缎机要占一间大房子）。

到我父亲的时候，我家的人口很多，机子就只有这么几只，机子就不够多了。加上外国的铁机缎打入中国，我们的缎子无力与外来的铁机缎竞争，到我父亲这一辈，祖业缎行已经衰落了。

我父亲有弟兄四个，他排行第三，叫莫万鑫。大伯叫莫万林，二伯叫莫万炳，四叔叫莫万章。到父亲时家里的人口多了，缎机少，加上受外国货影响，收入不够糊口，兄弟们便陆续改行。首先，我父亲在清末离家当兵去了，参加了当时的所谓“新兵”，属端方部下，后来又曾当过骑兵。他历任排长、连长和团长。在部队里父亲改名为莫锦龙，号为云宾，意思为彩云的宾客。所谓锦龙就是缎子上很多五彩缤纷的花纹、图案，这可能是为了怀念莫家的锦缎吧。辛亥革命时，父亲所在的军阀部队攻打天宝城，曾在南京钟山上与中国革命军浙江援军打过仗。

我父亲是民国初年结婚的，我是1915年出生的，我出生时祖父母已去世，我的祖母和外祖母是堂姐妹，因母亲经常随着在军队里的父亲在外地，我在六岁前是和外祖父、外祖母一起生活的。我外祖父姓叶，是个厨师，是他岳父的徒弟，给婚丧人家的红、白喜事包办宴席。他非常爱我这个外孙。厨师行业每天早晨要在茶馆碰头，接下宴席后，在那里分工包活计，每天早

上他总是把我扛在肩上去茶馆。父亲自幼在私塾读书，到部队进讲习班、讲习所学习，自己看书自学。

1927年，北伐军进南京城，我父亲还在军阀孙传芳部队任副团长。孙传芳北撤不久，又回师反攻南京，团长阵亡后，由父亲任团长带部队过长江。渡江时，南岸守军的一发炮弹正好落在我父亲的船尾上爆炸了，幸好我父亲安然无恙。他在龙潭上岸打了一两天仗，后来国民党部队在白崇禧指挥下带队反击，孙传芳的军队垮了，父亲便到了南京城，打扮成老百姓混在人群中回到了家里。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南京有座清凉山，清凉山上除了“扫叶楼”是南京的名景之一外，还有一个地藏王庙。七月是地藏王的生日，香火很旺。北伐军打龙潭时正是七月，炮声隆隆，城里都听得到，母亲为求父亲平安，带着我去地藏王庙烧香，求菩萨保佑，并要我跪了下来给菩萨磕头求签。求得的签上写得不坏，意思是人在外平安，要回来了，又写着“来心不虔，罚油三斤”，大概是我磕头马马虎虎、东张西望的缘故吧。母亲就很虔诚地送去了三斤油。说来也真巧，过了几天父亲真的回来了。从此，母亲也更信菩萨了。

父亲回南京不久，通过已在国民党军队做官的老上级的关系，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军官团骑兵队任少校排长，军官团团长是蒋介石，骑兵队队长姓章，杭州人，是个少将。父亲在军官团干了一年，后来又调到河南、皖北一带任骑兵师参谋主任等军职。大约1934年调回南京，在国民党军政部工作，直到抗战前。

大革命前，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我出生在瓜洲，出生后几个月就发生了内战，后来又迁到镇江、靖江、扬州、泰兴等处，随着父亲的军队到处转，大概到镇江后，为了既免拖累也为了我的安全成长，在我刚满周岁时便送我到南京，随外祖母和外祖父生活。我大概还不足四岁时，外祖母把我送到临近的一个私塾念书。先生姓胡，也是一个近亲，我叫他表伯。他对大一些的学生教的是《论语》《孟子》，但对我们小的已开始教“人、手、足、刀、尺”“马、牛、羊、鸡、犬”的新课本了，后来还增加了小学的史地

课，还有手工课，是个改良的私塾，后来还挂牌名“钟山学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停办。我在这表伯的私塾里大概读了两年。

大约1920年左右，父亲驻军在泰兴，比较安定，没有打仗，当时我父亲任副营长。军营里办了一所随营小学校，就读的都是官兵的子弟。我父亲担任校长。这样，我便又与二伯父从南京到了泰兴，和父母亲生活在一起，在随营小学校读书。父亲也爱画画，所以还兼教小学图画课。1923年江浙战争，父亲的部队去木仓浏河一带作战，战后部队南移，随营小学便停办了。我家随军队到了南通，我便进了第一代师范的附属小学读书。这时，我叔父在老家也离开织缎生活，在父亲的帮助下，考取了在扬州的江苏第五师范学校，由于他美术成绩也很好，毕业后留校任美术教员。我在南通住了不久，国民党又在广东发动了北伐战争，因父亲又出征了，我就去了扬州江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跟叔父读小学，学校还有一位美术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叫周懿谟，宜兴人，也是一位很有艺术造诣的老师。

我小时候有些调皮，小时候的调皮是令人可爱的，再则我很喜欢绘画，所以他很喜欢我。我家除父亲、叔父都能画画外，我二伯父也爱画，我记得他曾画了一幅“钟馗打麻将”，钟馗赢后那高兴的狂态和陪他打牌者的神气以及周围服侍的小鬼的情景均画得非常生动，连桌上的麻将牌一张张都画得很认真、很有趣味。他们对我后来从事绘画都有不少影响。因南京织缎行业不断衰落，当我父亲所在部队还在泰兴时，我大伯和二伯也来了泰兴，在军营里做点杂差，后来还做过小买卖，并贩卖鸦片，后来二位伯父就基本落户在泰兴了。江浙战争结束后，我父亲驻军南通，我又到了南通学习了一年，那是第一代师范的附属小学，很不错。我读五年级时，赵丹是我的同学。当时他叫赵凤皋，他是春季入学的，我是秋季入学的，比他高半班，他曾在小学校的纪念会上做过喜怒哀乐的表演，演得相当成功。他父亲是179混成旅151团团长，我父亲是179混成旅152团副团长，都属孙传芳部，有些来往。那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在准备北伐，大概赵丹的父亲与国民党有点关系，被孙传芳发现了，要杀他。后来，由于名望很高的张謇为他担保说情，

才算了事（张謇是个民族资本家，又是清朝最后一个状元）。不久，父亲的部队又调江浙一带，准备抵抗北伐，军队调动较大，母亲便去了南京，我则又被送到四叔家，在扬州读书。后来四叔也去了广东参加北伐军，我便回到南京读中学。1927年国民党奠都南京，我考入了南京中学。在南京中学读书时，我对数理化头痛，对英语毫无兴趣，喜欢看小说、绘画，有时数学考试通不过，要补考，因看小说，连补考的时间也忘了。因考不好，我不想再呆在南京中学了，准备前往苏州美专读书。当时家父的朋友和同事都在军队里任职，我可以进黄埔军校，四叔在中央政治大学任职，我也可以进入政界，但是我对这些概不感兴趣。

因为我爱好艺术，1930年秋，我就到了苏州美专念书。苏州美专有些很有艺术才华、造诣深的老师。校长是颜文樑先生，他刚从法国留学回来。

在苏州美专，学风是很严谨的，但封建传统观念也根深蒂固，男女同学之间不许有来往。有一次，我和两位男同学看电影回来，在一个公园里遇到了一位女同学，我们一起喝了一杯茶，被学校发现了，第二天在纪周大会上，便受到了训导主任的点名批评，我当场与他顶了起来。当时颜文樑先生刚从法国回来，他也在场，他态度和蔼，让我不要急，慢慢讲。由于不习惯学校的清规戒律及保守，我离开了苏州美专去上海美专学习。我是1930年秋去苏州美专的，1931年春到了上海美专。当时上海美专的代理校长是王远勃先生，刘海粟先生还在国外，教务主任是张辰伯先生。一年级学石膏素描，老师是潘思同。1931年底，我回南京度寒假。其间，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件，中日在上海发生了战争，上海至南京的火车中断。我不能及时回上海上学，就在“中大”借读，当时徐悲鸿先生在中大，他担任我们班的教学。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而且正在加紧成立所谓的“满洲国”。他们为了配合这个阴谋，在上海挑起了事端，向中国人民挑衅，进攻驻扎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奋起反抗，进行了顽强的反击，那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八事件”。南京政府一

贯奉行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军队无所事事。因为我家是军人的家庭，进出我家的大都是国民党军官，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

半年后，我离开了南京，告别父母、兄弟姐妹，又回到了上海美专学习。一面学习，一面参加抗日活动，参加由工人、学生组织起来的请愿队伍，散发抗日传单。有一次在散发抗日传单时，被一个警察抓住了衣服，我很气愤，与他扭打起来，这件事是发生在日军占领地，日本鬼子的枪口正对着我们，而过路的工人和其他同胞围上来帮助我与那个警察斗争，我们不顾日军的枪口，自发地组成了抗日游行队伍。我在学校也宣传抗日，印制一些抗日传单（这事在1931年“九一八”后）。

我在上海美专这段历史，正是处于“九一八”事件”前后，是抗日战争的前夜。我在苏州半年、上海两年、中大半年，一共念了三年美术。毕业时，我便与同学组织了“上海国难宣传团”去北方宣传抗日，1935年我回到了南京。我家离中大很近，我常去中大，特别是暑假，我就住在中大，常受徐悲鸿先生的指教，徐悲鸿先生是在1936年离开中大的。

刘海粟与徐悲鸿两位老师对我的生活和艺术道路都有一定的影响，而颜文樑先生画风严谨，对同学循循善诱，他的为人是普遍受到尊敬的。当时他刚从法国回来，带来一些新思想，比较开放。他谆谆教诲学生，但又不随意干涉学生，他为人正直和善，他的画格很高，色彩令人赞叹，我们大家都称呼他颜老夫子。我最早受刘海粟先生作品影响也很大，记得在中学时代，见过刘先生的“南京栖霞山”等画，近印象派的画法，蓝蓝的天，深秋的艳丽山色，我很喜欢。徐悲鸿先生的素描对我影响也很大。刘先生与徐先生的确有些磨擦，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美术界难免有些文人相轻，也不足为奇。

在1932年春节，我在上海美专与同学们成立了“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

“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大批的东北人民被迫离开了家乡，背井离乡逃到江南成为难民，在上海到处可见从东北三